

红·生·烂·漫

莫道仙

赵元任与杨步伟
的情爱世界

偶無
覓处

李香枝\编著

東方出版社

1823.5
7-2

莫道仙侶無覓處

李香枝／編著

紅·生·爛·漫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道仙侣无觅处——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情爱世界 / 李香枝 编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11

(“红尘烂漫”系列丛书/恣恣 主编)

ISBN 978-7-5060-4229-1

I. 莫… II. ①李… III. ①赵元任 (1892~1982) -传记②杨步伟-传记

IV. ①K825. 5②K82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446 号

莫道仙侣无觅处——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情爱世界

编 者: 李香枝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刘 群

封扉设计: 万有文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印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网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版次: 2011 年 11 月 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彩插: 2 页

字数: 251 千字

书号: 978-7-5060-4229-1

定价: 39.80 元



美丽的杨步伟院长



年轻的赵元任博士



婚后长女出生前的二人世界



1946年6月1日，赵元任、杨步伟银婚，全家合影留念。后排
右起：卞学鑽、赵如兰、赵来思、赵小中、赵新那、黄培云。



相伴一生，钻石姻缘

绪论

XULUN



吵吵闹闹五十年，
人人反说好姻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
颠倒阴阳再团圆。

..... 莫道仙侣无觅处

——赵元任与杨步伟的情爱世界

在这个速食速配、浮华喧嚣的年代，婚姻和家庭的破碎早已司空见惯，浪漫和永恒的爱情沦为一厢情愿，我们不由扪心自问：现实版的王子和公主在哪里？可否真有童话般幸福快乐的结局？古诗云：得成比目^①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平心而论，若能做成比目，又有几人不愿鸳鸯兼得？为鸳鸯者，终身恩爱；为仙者，逍遥长生。所谓世人眼中的神仙伴侣当如是也。

① 比目鱼，鲽、鰈等鱼的统称。在生长过程中，这种鱼的两眼逐渐移到头部的一侧，游动时，须两鱼并肩而行，是忠贞爱情的象征。——编者注

赵元任、杨步伟，这两位系出名门，性格迥异，爱好不一，年至而立才得相遇的才子才女，以其传奇般的恋爱，令人匪夷所思的结合，穿十二省跨三大洲国外生活近半个世纪的经历，缔结了一段长达六十年的钻石姻缘，堪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恩爱典范，胡适赞之为“一对为人所羡慕的佳偶”，世人誉之为“最美满的神仙伴侣”。究其因，是运数？是人为？还是……

现在，让我们重拾过往的岁月，循行赵、杨的足迹，探觅二人带给我们的人生启迪。

一. 姻缘早定，自由更可贵

21 世纪的男女情感讲什么？自由，绝对的自由。一百多年前的男婚女嫁凭什么？绝对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于这命、这言重到什么程度，《孟子·滕文公下》说得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意思是不经父母和媒妁的介绍许可，便与异性钻墙爬洞相会，甭说父母，全国人民都看不起你。这就是所谓的“男无媒不交，女无媒不嫁”，“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

在这种意识背景下，杨步伟还未出生，便被指腹为婚了。其中一个“腹”当然来自杨步伟的母亲，另一个“腹”则来自杨步伟嫡亲的大姑妈。按现代人看来这是近亲结婚，不科学，但在旧时姨表姻亲很常见，不为怪。此外，杨步伟还肩负着另一个不小的使命——过继。杨步伟的祖父育有三子二女，杨步伟的生父是长房，儿女云集，煞是热闹，迟来的杨步伟排行第九，二房却寸苗没有。杨步伟的母亲纵有千般不愿万般不舍，怎奈婆婆之意难违，所以杨步伟一出世便有了双份父母外加一门亲事。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杨步伟非但享受了来自生父母和养父母

的双重宠爱，而且在开明养父的教导和支持下，入女学，做校长，游学海外，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妇产科医生，还退掉了与表弟的婚事，得以邂逅她的真命天子赵元任，开始了长达一个甲子的浪漫情缘。

晚杨步伟三年出生的赵元任虽未被指腹，但自由之路也是一波三折。赵元任，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宋朝始祖赵匡胤第三十一代孙，清朝乾隆年间进士赵翼的六世孙。赵元任的祖父历任多省知府，家人也随之东搬西迁。赵元任11岁时，父母相继亡故，他由大姨妈和众亲友合力带大。14岁，家人为他订了婚，女方姓陈名仪庄，是赵元任的远亲。此时赵元任就读于常州溪山学校，虽感失落，但苦于人小言轻，无以抗争，唯有在日记中倾诉：“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

出国留学的十年间，赵元任多次写信给亲友要求解除婚约，均遭拒绝。直到1921年与杨步伟确立恋爱关系后，赵元任痛下决心，挪用了父母的部分遗产，变卖了自己的公债套现，补偿陈仪庄教育费两千元，彻底解除了婚约，为此他释然写道：“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二. 情根深种，鹣鹣终齐飞

我们常说每个男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肋骨，每个女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座高山，赵元任和杨步伟也不例外，只是他们为此走过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三十年。

1919年，杨步伟从东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回国后，她与同学李贯中一起，在北京绒线胡同合办了“森仁医院”。杨步伟秉性率直，做事就要做到最好，担任产科医生后，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基本不考虑终身大事。在她的努力下，森仁医院运行稳定，扩充有望。但或许冥冥中自

有天意，上苍为她掉下个赵元任，彻底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轨迹。

1920年9月18日，杨步伟和李贯中去朋友冯织云家做客，偶遇冯的表弟赵元任。原本一场不温不火的寻常偶遇却成了日后赵元任频繁出入森仁医院的开端。戏剧性的是杨步伟看到赵元任有意于李贯中，便竭力促其好事，殊不知神女无梦，襄王却早已多情，于是有了下面的一幕：

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韵卿（编者注：杨步伟的字）问明天早上能不能去看她，她说可以，她会在家的。我说我要在中山公园西山坡上见她。七点钟她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山顶上等了。

“你那么高啊，赵先生”，这是她说“早哇”的另一种方法。

我走下山坡对她说：“杨大夫（我一直不敢叫她名字，除非在思想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可是我怕你可能伤害她，而对她没有好处。我愿意一切美好，不过我不能老让她误会。也许像我以前说的，我应该少来看你们。可是为什么我该——”我说了半句停住不说了，和她在公园里静静的走来走去，最后在“公理战胜牌楼”停下来，她说：“对了，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我想这样于你最好，于我也最好。”说了她就转身走开。

“韵卿！”我亲切的叫她，她回过头来。

“韵卿！”我又叫一声，“就那么样算了吗？——我是说咱们？”我怕她会回答：“咱们？怎么叫咱们？”但是她未作声，向我走过来。

（赵元任《赵元任早年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P133）

或许杨步伟没想到的是，她这一走过去便是一生。

1921年5月底，赵元任和杨步伟来到中山公园，拍了多张照片，选定在格言亭的一张，写上格言，与“结婚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

照片上的格言是：

阳明格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自制的结婚通知书文字如下：

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的对朋友们和亲戚们
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慰诸位他们两个人在这信未到之先
已经在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年六月一日）下午三
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

附带的声明是：除了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是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是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6月1日晚，北京市小雅宝胡同49号，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了简短的婚礼。客人只有两个，好友胡适和朱征。

杨步伟亲自下厨做了四样美味小菜。饭后，赵元任微笑着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如果朱征大夫和胡适先生愿意签名作证，我和韵卿将极感荣幸。”

其实，这简单的仪式是在“共进社”社长任鸿隽（字叔永）的提议下完成的，目的是使二人的终身大事合法化。

第二天，北京《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刊登《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了赵元任与杨步伟简单而新潮的婚礼，引发了诸多后人效仿。

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到了21世纪，赵、杨这种结婚方式依旧另类鲜见，何况是在那个家族至上、面子要紧的年代，他们均出身名门望族，亲朋好友无数，仅二人所寄的照片和结婚通知书便高达四百份，倘

若随波流俗，那将是一场多么盛大的婚礼。但赵元任和杨步伟偏不，在他们看来，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与家族无关。

三. 南迁北徙，恩爱恒久远

相信每个女孩的内心深处都会梦想自己是高贵的公主，每天穿着漂亮的衣服，享受所有人的宠爱和羡慕，直到有一天白马王子出现，给予女孩捧在手心里的温暖，相拥着走进婚姻的圣殿，成就那童话故事般美好的结局。然而圣殿外的现实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王子公主一样要吃喝拉撒，一样要赚钱养家，一样要买菜、扫地、擦桌子，一样要洗衣、做饭、喂孩子。赵元任和杨步伟也不得不如此。

新婚伊始，忍痛关掉医院的杨步伟不顾有孕在身，随赵元任踏上了赴美之路。妊娠反应之苦自不必说，到达剑桥后，言语不通、吃住不便、经济窘迫等难关接踵而至，但生性乐观的杨步伟并未退缩。嘴不会说怕什么？用手比划。家具破旧怕什么？能用就行。缺吃少喝怕什么？去批发市场拣拾商户丢弃的蔬菜、水果也不错。实在没钱了，租个缝纫机做些手袋和衣服去卖……

好学上进的赵元任更不待言，除认真灌制国语唱片外，在担任哲学系教授之余，到处应邀演讲，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新知充实自己，用杨步伟的话说，他是那种有机会总是学的人。

随着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生活愈加忙碌，单是每天的喂、换、洗便令他们难以招架。1924年初，清华大学发来信函，拟聘赵元任为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夫妻俩欣然同意。赵元任考虑到婚后一直学习和工作，未曾偕爱妻好好游玩，因此于当年5月底至翌年4月，利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陪杨步伟遍游法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于1925年4月25日乘船抵达

上海，回到了阔别四年的祖国。

如果说接下来四年的清华园带给赵元任的大多是学术上的艰辛与飞跃，那么赋予杨步伟的则是一个个华丽的变身和尝试。她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意在推进妇女节育；与另外两位太太合作成立了“三太公司”（别人起的译名），教授女孩子们做各种手工自立；和几位太太在清华园附近经营公共厨房，方便教师和学生就餐；同英文文案处主任何林一太太张慧珍一起向银行筹款，促成清华园至北京市区公共汽车的开通。

1927年10月至1928年10月一年时间里，赵元任和助手两度赴南方进行方言调查，杨步伟随行，她游山玩景，遍吃美食，了解风土民情，为日后写作积累了宝贵资料。

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军阀割据，外敌入侵，内忧外患，风潮不断。清华园不是桃花源，这里能者荟萃，勾心者亦众，一向不善政事的赵元任周旋其间，颇感无奈，所幸亦或说是不幸意外跌伤与石膏相伴，且发烧两个多月，借机告别了清华园。

“9·18事变”后，中国大地哀鸣不断，形势瞬息万变，加之人事关系的波谲云诡，赵元任偕杨步伟并三个女儿暂时离国赴华盛顿驻美清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最小的女儿留待亲友照料。一年半过去，赵元任再度回国，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组事宜。研究院迁至南京，杨步伟全力造房拟永久居住。然而天不遂人愿，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日机不断轰炸，家园毁于战火，一家六口逃难湖南长沙，后辗转至云南昆明。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何况一个小小的史语所！赵元任不怕与天斗与地斗，最怕的就是与人斗，他再也写不出一个字，说不出一句话。杨步伟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与赵元任凄然返美，殊不知这一去就是漫长的35年。

四. 侨居海外，相伴钻石缘

再次远离祖国的赵元任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先后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主持编辑《燕京字典》，撰写《粤语入门》、《国语入门》、《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等著作，1945年当选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杨步伟则在照顾家庭、从事公益活动的同时，积极写作，出版了《中华食谱》、《一个女人的自传》、《杂记赵家》、《中国妇女历代变化史》等书籍。

1971年6月1日，赵元任和杨步伟的金婚之日，门生故旧在柏克莱“四海酒家”为其庆祝。和结婚时一样，两位老人声明礼品一概不收，仍然只以个人创作的文字留作纪念。杨步伟以结婚二十年之时胡适赠送的一首诗“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为韵，写了一首诗：

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

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自是不甘示弱，遂和：

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

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远离祖国35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

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81年3月1日，在钻石婚即将到来之际，92岁的杨步伟走完了幸福的一生；翌年2月24日，赵元任亦追随爱妻而去。遵照二老的遗愿，女儿们把他们的骨灰撒入太平洋，让奔流不息的海水把他们的思念送回祖国，送回故乡……

令人欣慰和羡慕的是，赵元任和杨步伟的四个女儿皆有所成。长女赵如兰，主修音乐与语音学，哈佛女校西方音乐史硕士毕业，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其夫卞学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博士毕业，该院终身教授，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权威专家，国际著名计算力学权威，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杂交有限元学派创始人。次女赵新那，哈佛女校化学专业毕业。其夫黄培云，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毕业。夫妻二人于1946年回国，同在武汉大学矿冶系工作。后同到中南矿冶学院任教，黄培云任副院长，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三女赵来思，加利福尼亚大学数学硕士，其夫亦同学波冈维作，两人先是同在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就职，后波冈维作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任教。四女赵小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物理硕士，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

纵观赵元任的一生，如同二女儿赵新那所说：“父亲的一生是快乐的，有意义的。他的兴趣广泛，知识渊博。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一生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样样干得都很出色，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了不起有成就的人。他把工作的乐趣和生活的乐趣融为一体。他把名誉、地位、金钱看得很轻、很淡，但很看重自己的事业，很看重友谊和家庭。”

事实上杨步伟何尝不是如此？她曾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她做到了，她的一生南奔北走，快活自信，多姿多彩。她虽然失去了医科事业，但收获了爱情和家庭。

与心爱的人相伴一生是每个人的梦想，所谓的神仙伴侣亦非虚无缥缈，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经历为幸福做了一个注脚，请看正文——